

十六 易順鼎

一

易順鼎，字仲碩，一字實甫，號眉伽，署懺綺齋，晚號哭庵，湖南漢壽人，詩才綺絕，工於駢文，與樊樊山稱詩壇兩雄。而實甫豪情盛概，急國家之難，至不顧身，又疑在樊山之上矣。

二

實甫天姿奇慧，有神童之目，年十四，補諸生，中光緒丁丑舉人，只十七耳。早年刻詩詞各一卷，署曰「眉心室悔存稿。」其七言警句云：「生來蓮子心原苦，死傍桃花骨亦香。」「秋月一丸神女魄，春雲三摺美人腰。」「寸管自修香國史，萬花齊現美人身。」「僕本恨人猶僕僕，卿須憐我更卿卿。」皆傳誦一時，稱曰才

子，名副其實。

父佩紳，累官至江蘇布政使，亦有賢聲，江淮人士，至今猶能道其實也。實甫秋闈報捷，應禮部試，取道江南，嘗乘單騎，冒大雪遍訪金陵六朝遺跡，一日中成金陵雜詠二十首，有句云：『地下女郎多艷鬼，江南天子半才人。』『桃花士女桃花扇，燕子兒孫燕子箋。』『衰柳綠連三妹水，水楓紅替六朝花。』亦皆綺艷絕倫。

恩施樊樊山，自負爲一代詩伯，從不輕許別人作品，獨誦實甫初至關中詩，則傾倒備至！如：『翠華西幸周王駿，紫氣東來李叟牛。』『關百二重秦代月，宮三十六漢時秋。』又如詠古之作，諸葛孔明一聯云：『萬牛回首因龍臥，三馬驚心爲虎來。』此外詠楚霸王項羽云：『二十有才能逐鹿，八千無命說從龍。咸陽宮闕須與火。天下侯王一手封。』如此則拔山蓋世之雄，活現于紙上矣。

三

甲午中日大戰起，我軍敗績，大學士李鴻章與日本訂馬關條約，賠款，及割臺

灣等地以議和，台民反對，乃成立台灣民主國，推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，劉永福爲大將軍，羣謀抗倭，時實甫方爲兩江總統劉坤一幕友，冒死上疏論國事，並痛劾李鴻章誤國之罪。朝野咸驚佩其高節奇文，言人人所欲言，言人人所不敢言也。然而大勢已去，疏上不省。實甫憤志之不遂，乃慷慨墨經請從戎，泣陳于坤曰：『吾願隻身入虎口，幸則爲弦高犒師，不幸則爲魯連蹈海。』坤一壯其志，並贈以金。

既抵廈門，台之敗兵方湧至，景崧已微服出走，大將軍劉永福，及台名士丘逢甲尙困守台南，台中，實甫不避艱危，逕馳台南，爲籌大計，旋返南京，武昌，乞援于張之洞，譚繼洵，之洞雖壯其志，奇其才，而終無以爲援，實甫再渡台灣，而局勢更纏矣。一時誤傳已殉國，其友王夢湘編修輓以兩聯云：『揮不返魯陽日，補不盡女媧天，入夜海門潮，白馬素車，穿脅靈胥同一慟；生無負左徒鄉，死無慚延平國，思君廬山月，青楓赤葉，讀書狂客好重來。』『一萬里倉皇風鶴，徧求援師。此志竟無成，晞髮咸池，去矣排空訴閻闔，二十年追逐雲龍，頓悲隔世，吾生亦何樂，側身天地，淒涼隕淚看神州。』友情之深，憂國之痛，此二聯兩兼之矣。

四

實甫以台事無可爲，徬徨悲憤，張之洞電囑離廈門，迫之甚急，不啻十二金牌也。其友陳三立，亦勸速返，乃脫身歸，時論推爲氣節功名之士。年三十，以同知候補河南，未大用，而志氣牢落，有句云：『三十功名塵與土，五千道德柏兼糠。』沉滯無所事事，遂棄官，漫遊名勝，登匡廬，築琴志樓居之，若將終焉。及喪母，乃作哭庵傳以見志。王壬秋讀之，貽書規曰：『僕有一語奉勸，必不可稱哭庵，上事君相，下對吏民，行住坐臥，何以爲名？臣子披昌，不當至此！若遂隱而死，朝夕哭可矣！且事非一哭可了，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……』

張之洞時總督兩湖，極愛其才，又傷其不遇，乃招入幕，畀以兩湖書院講席，雖未稱意，而閒則輒爲喚醒民族之詩歌，以播抗日之種子，其意氣之盛可見焉。惟惡之洞喜標榜，好佞諛，嘗戲綴俚語以贈之云：『三十三天天上天，玉皇頭戴平天冠，平天冠上豎旗竿，中堂坐在旗竿巔。』之洞見之，掀髯大笑，不以爲怪也。

光緒二十五年，以大臣專保，召見，意態發舒，有紀恩詩云：『金擲民膏二萬萬；珠含天淚一雙雙』時西后以中日戰敗，賠款鉅萬，輒爲淚下，此聯盛傳都門，以兩萬萬句，極不易對，而實甫以一雙雙對成，可謂神通狡獪之至矣。旋出任廣西右江道，將離都有句云：『新詞欲賦賀梅柳，他日應呼易柳州。』因右江道，爲柳州也。既抵官，無所展布，終爲兩廣總督岑春煊劾罷，遂以不振，而益肆力于詩。

五

實甫詩才奔放，獨步一時不似樊山喜用僻典，而所引用者，皆爲人人所熟知。惟詩境善變，初學大謝、學杜、學韓、學元、白，幾至無所不學，尤爲學晚唐溫、李爲著，所刻詩，自眉山室悔存稿以外，集名甚多，而以四魂徹爲最所自喜，嘗語人曰：『余所刻四魂集，譽之者滿天下，毀之者亦滿天下，湘綺樊山皆毀之者也……詩以對爲工，乃作詩之正宗，凡開國盛時之詩，無不講對屬者，如唐之初盛，宋之西崑，明之高劉皆然。自作詩者不講對屬而詩衰，詩衰而其世亦衰矣。』共一

生巧于裁對，卽此可見。

實甫中年以後，日以詩詞寫其牢騷，誨淫之作，亦復不少，自以玩世不恭，與袁世凱次子克文，深相投契，譚讖頻繁，幾如楊修之與曹植也。迨世凱死後，克文狼狽南遁，而實甫亦侘傺失意，浮泊京華，放蕩益甚！又以術士謂其壽不過五十九，乃賦句解嘲曰：『焉知餓死但高歌，行樂天其奈我何，名士一文值錢少，古人五十蓋棺多。』果以民國五年卒，年五十有九。

先是潦倒都下時，相傳愛女伶劉喜奎，每日必過其家，入門則狂呼曰『我的親娘，我又有來了！』甚至贈句云：『我願將身化爲紙，喜奎更衣能染指，我願將身化爲布，裁作喜奎護襠褲。』其傾倒如此。劉成禺洪憲紀事有云：『驟馬街南劉二家，白頭詩客戲生涯，入門脫帽狂呼母，天女嫣然一散花。』卽詠此事也。夫以實甫天挺奇才，不獲大用，而寄情詩詞女色，亦可悲矣！自來英雄、豪傑、名士、才子，未有不好女色者。然而，大節卓然，細情小節，出入何妨！所謂和氏之璧，不能無瑕，隋侯之珠，不能無類，而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故掩其大美也，豈實甫之謂歟？